

来自台湾和温州的报告

最深的 乡愁

王大兆 著



YZL10890113807

台海出版社

最深的乡愁

——来自台湾和温州的报告

王大兆 著



YZLI0890113807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深的乡愁——来自台湾和温州的报告 / 王大兆著.

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-80141-405-5

I. 最... II. 王... III. ①新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4769 号

书 名 / 最深的乡愁——来自台湾和温州的报告

著 者 / 王大兆

责任编辑 / 吕 莺

封面设计 / 胡 霞

出 版 / 台海出版社

印 刷 /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×1230 1/32 **印张** / 12.625

印 数 / 3001—7000 册

字 数 / 280 千字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版 次 / 2005 年 7 月第 2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台海出版社 (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: 010-84045801)

ISBN 7-80141-405-5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凡我社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序一

魂牵梦绕家国情

张云枫

王大兆先生将他过去在香港《文汇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温州日报》等报刊发表过的文章结集出版，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！

大兆兄于1979年进入香港《文汇报》工作，从入报社的那一天起到1998年他退休时为止，便和“台湾版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由于他一直负责“台湾版”的采编工作，对台湾的情况熟悉，对台胞有着深切的盼望和感情，所以他写的文章很多是与台湾、台胞有关的。大兆兄是浙江温州人，对家乡有着无限的眷恋，因此他写得较多的另一类文章是谈家乡的。

谈台湾、谈家乡的文章并不好写，因为这方面的作者不少，文章更多如天上繁星，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就会沦为一般化。值得高兴的是，大兆兄的文章则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，他用

真挚和浓烈的感情倾注其间，使篇文章包括评论和报道文章都活了起来。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七八十篇文章后，不禁从心里冒出这么一句：“虽然共事十多二十年了，但我还未深入了解大兆，原来他是这么一个重情的同事！”

过去大家容易看到和听到的是大兆兄魁梧的身材、宏亮的嗓门以及耿直不阿、敢于顶撞的性格，对于他隐藏在内心的感情世界却了解不多。其实这个满面胡子茬、曾经走南闯北、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温州汉子是铁汉柔情，对于自己的乡邦家国，对于自己的骨肉同胞，爱得是那样地深沉和热烈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像翻江倒海一般，无法抑止。

大兆兄的文章特点就是有感情。这种感情融化在他的观感和见解里，倾注在他的文字之中，靠矫揉造作是造不出来的。细读他的著作之后，你会提出：为什么他对家乡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以至童年乡间生活能记述得如此巨细无遗、活灵活现呢？为什么他对台湾同胞思乡、思亲的有关数字和动人事例捕捉得如此精警，表述得又如此感人？仅仅是记忆力好的缘故吗？不是。他记得这么好的原因，除

了靠脑袋之外，更重要的他是用自己的感情和心灵去记取，刻骨铭心，能不记牢吗？

关于这一点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：多年前，我和大兆兄一齐去温州采访，期间品尝过当地生产的草莓。这种草莓鲜甜软滑，十分可口，我赞它是其他地方吃不到的佳果。这句不经意的赞语，我早就忘了。想不到的是，大兆兄去年在《温州都市报》发表的文章上，却举出这句话来说明温州是鱼米之乡。他不忘记我这句话，除了靠记忆力强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家乡，别人对温州的看法，那怕是片言只语，他都铭记在心。前温州市委书记后来调到省当人大副主任的张友余先生曾对我说：“在大兆面前不要说温州的坏话，也不要说《文汇报》的坏话，谁说了，他一定会脸红脖子粗，同你辩个一清二楚！”大兆兄就是这么一个爱憎分明的性情中人！

大兆兄文章的另一特点，是具有浓烈的中华伦理和中华文化色彩。这本书虽然很多文章是80年代的作品，距今已有相当时日，星移物换，里面谈的人和事已经变化很大，有的甚至已经不复存在，但由于这些文章所提倡的家乡情、同胞爱以及延伸数千年

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，所以今天读来仍然十分亲切，而且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。例如他在1982年所写的文章中，引用了台报的许多诗文，像“政治犹如无情剑，斩断高堂骨肉情”、“卅年游子音讯绝，愁煞堂前老母亲”等等撼人心弦的句语，难道仅仅适用于当年，而不适用于两岸仍然分隔的今天吗？重温大兆兄的这些文章甚至可以使某些人猛省：为什么还要执迷如斯，至今还在拒绝“三通”？为什么还在制造对立和对抗，继续祭起这把“政治无情剑”斩向两岸同胞的骨肉情？

80年代初，台湾仍然是蒋经国先生管治，大兆兄的有关文章不能脱离当时的时空，所以对蒋经国以至国民党有颇多严厉的批评甚至谴责。这些指责在当时无疑是恰当的，是实事求是的，但到了今天，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，就不能不作一些客观的评价了。应该说，蒋先生当年的政治眼光和政治品格，都比其后的李登辉、陈水扁之流高得多。蒋经国当年虽然一样反共，在某些方面甚至走火入魔，但另一方面，他起码知道自己是中国人，起码心中有个民族大义。大兆兄在他的文章中就介绍过，蒋经国在1979年

批准台北公园重建 15 吨重的岳飞铜像，带头领唱《满江红》，还批准台南筹拍《郑成功传》，像这些赞颂中华民族英雄的举措，台湾今天的领导人愿意做吗？甚至他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吗？

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谁是民族罪人？谁是政坛小丑？谁是爱国之士？历史都会照得一清二楚。大兆兄的文章为台湾历史留下了这么一个存照，虽然是一个局部，又是匆匆一笔，却是可贵的一笔！

2004 年 1 月 5 日于香港

张云枫

老报人，曾先后担任香港《文汇报》总编辑、社长、董事长等职，现为该报名誉董事长。曾任全国第八届、第九届政协委员，现为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理事。

参与多个香港社团，并在这些团体中担当领导职务。

序二

情系两岸 文如其人

乐美真

2003年冬，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，在与东部华侨见面时讲到台湾问题时说：浅浅的海湾，是国之大殇，乡之深愁。这句话拨动了全体中国人的心。大兆从香港打来电话说：你看我的文集叫《最深的乡愁》怎么样？我没有吭声，但从心里认为大兆的文集以此命名，再贴切不过了。

大兆长期从事香港《文汇报》“台湾版”的编辑，我在北京从事对台工作，偶而也写点儿小文章，我们应该是同行，但长期以来只见其文未见其人。1986年，我第一次赴香港，大兆打听到我住的酒店，二话不说，拉我就走。在小店里相谈甚欢，一见如故。初次见面的感觉，他不像南方人，大有北方人的豪爽、率真，印象颇深。1991年，我调到香港工作，大兆请我夫妇到他家做客。在洛克道简陋的房

间里，他夫人亲自下厨，拿出温州的特产及黄酒款待。我们谈兴甚浓，颇有风雨故人来之感。我们还一起唱前苏联的歌曲，豪情满怀。我劝他少喝酒，但一见面两人不知何故，止不住啊。或许台湾的话题说不完，或许感情的闸门一开，古今多少事，尽在杯盏中了。

大兆是温州人，一篇《梦绕瓯江旦暮求》的文章在“情系中华”海内外征文评比中脱颖而出，获得第一名。我读后竟也眼眶湿润，其浓浓的乡情感染了我，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东西，是不能割舍的，否则为何温州人走南闯北，艰苦奋斗，练摊创业，终究还是忘不了“雁山云影、瓯海潮踪”，正如大兆文中所述：温州人像油菜籽，散落在哪里都会生根、开花、结果，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靠自己聪明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起家。我曾去温州做过专题调查，也去过欧洲各国访问，走到哪里，温州人“当得老板，睡得地板”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颇使人佩服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温州人已不仅限于闯荡欧陆开饭馆，一门手艺打天下。他们在游泳中学习游泳，已能应市生产，营销

世界，法律应诉，融入主流。在欧洲访问时，我在马德里与20年前的朋友温州人徐宗挥见面，他舞文弄墨，以中国书法绘画竟也能在西方世界里闯荡成功，与西班牙诗人合编中西文词选——《爱与离别之歌》，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。全国政协曾邀请海外侨胞列席大会，温州人王绍基就是其中之一，他原是学音乐的，但他以惊人的毅力闯出一片天地，除生意外，他创办了《欧华报》，并为欧华联会谱写会歌，为中国的农业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，处处显现出拳拳爱国之心。由此再说到大兆，他是文人世家，其为人粗旷，但文风细腻，感情真挚，且出口成章。读他的文章和来信，可感受到温州的文化底蕴。以致使人改变了对温州人的片面印象，温州人不仅有经济头脑，能吃苦，敢闯荡，也同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政治智慧，温州精神是讲亲情，讲乡情，坦白，大度，力争上游。他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优秀的一员，传承着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。

大兆在《文汇报》，见证了自1979年《告台湾同胞书》以来台湾形势的演变。他能从台湾报纸中读出丰富的

内容，他能从字里行间浸透出两岸人的悲欢离合。以新闻人特有的敏锐捕捉每一事件，以快枪手的本领，文思如泉涌，夜半挥就第二天见报的文章。台湾问题，是中国统一大业，不仅需要制定长远战略的政策，处理纷繁的两岸交流事务，联系各阶层的代表人物，而且尤为重要是维系中国人的根。要在新闻文化战线上，多出大兆这样的快枪手，能够以深厚的文化积淀，浓重的情思，写出心灵文章。少一点儿八股，少一点儿说教。我们现在缺少知名的专栏评论家，当然这要有良好的机制环境，但关键是要有文韬武略，德才兼备，声情并茂的专门人才，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乳汁的吮吸，以及洞察事世，学贯中西的历练和培植。功底深厚了，情意真切了，文风扶正了，人才自会脱颖而出，文章尽可展露风采。在台湾的宣传上，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好文章啊。

以上所感，信手写下，愧为序。

2004年1月于北京

乐美真

浙江宁波人，曾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处长、副局长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副部长。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局局长。

此外还担任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等职。

序三

赤子之心乡土情

徐永光

大兆兄将结集出版《最深的乡愁——来自台湾和温州的报告》，命我作一个序。不敢造次从命，也不敢造次不从命。因为大兆兄之命是说一不二的。你只有惟命是从，别无选择。

于是，在访问美国的往返飞机上，读了大兆兄在香港《文汇报》编辑台湾版20年间发表的有关台湾的文章精选和感怀家乡温州的诗文。以前，也爱读大兆兄的文章，每每有所感动，有所获益，这次是带着任务去读，更读得多，读得仔细。读着读着，禁不住要模仿大兆兄的文风，长叹道：哦，大兆兄，你真真是个感动自己，让人感动的人！回到北京后，还未倒过时差，夜里两点钟便起来，完成这篇命题作文。

读大兆兄的文章，任何一个感性的或是理性的人，都会被吸引，看到一个活脱脱的王大兆站在你面前，如

闻其声——听到他的心声，还有温州话乡音；如见其人——得见他的内心世界，还有长相，举止，哭笑的样子，走路的特征。和读那些无病呻吟的、装腔作势的、虚情假意的、传声筒般的文章相比，读大兆兄的文章，不啻是享受丰盛美味的精神大餐。

文集分为《乡愁篇》和《乡情篇》。《乡愁篇》以“读台报有感”系列文章为主，多涉及两岸关系的政治话题和人民思乡思统一的情怀。大兆兄有感而发，娓娓道来，总能从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中，挖掘出画龙点睛之笔，用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的语言，把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，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入木三分。看看文章的标题：《不尽长江滚滚来》、《月儿弯弯照九州》、《燕子总是恋旧梁》、《无限相思在新春》、《岁暮乡关何处是，海峡两岸有人愁》、《亲不亲，故乡人》、《在北京，在台北，我的朋友就是你》、《从岳飞和〈满江红〉谈起》、《禽鸟亦知人意愿，隔海犹作往返飞》，《断肠人对断肠人》、《何人不起故园情》……我们不禁被大兆兄那种愁肠欲断的焦虑和无尽的思情所感染，也拜服他那驾轻就熟，亦诗亦文，行云流水般的中国文字功夫，

教人忍不住手痒痒马上要翻开来读它。
《乡情篇》收集了大兆兄写家乡温州的文章，从童年写起写到老，写出了一个人已离去、心还留在、梦更牵绕的游子对故园土地、父老乡亲的深深的眷恋，读了让人扼腕而叹。

其实，大兆兄的美文是无须我辈作蛇足之议的，读者自会品味，自会由衷发出“味道好极了”的感慨。我倒是很感兴趣去探求这位仁兄何以能把文章写得如此感人，如此有魅力？

我是10年前认识王大兆的。认识他之前，早已知道温州望族永昌堡王氏家族的事迹。这个家族在温州血脉至今已23代，后裔5万众，人才辈出，群星灿烂。文，能赋诗填词，著书立说，有一代曲宗王季思，教育家王晓梅，电机之父、前浙江大学副校长王国松；武，能筑堡抗倭，上马杀敌，有倡修永昌堡的王叔果（1516~1588）、王叔皋（1517~1600）兄弟，武状元王名世；商，有审时度势，创办轮船公司，成就民族工商业的王大兆胞叔王国桢、王国桐兄弟。大兆是王家第19代孙，其父王季思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国当代著名学者。尽管大兆很少在文章里提及父亲的名号和家族的辉煌，不想以此给自己“沾光”，但出身书香门第，尚武人家，家族

的性格血缘、家风传承，道德文章熏陶，无疑是造就王大兆个性、修养和为人、为文风格的根本。

“山悠悠，水悠悠”，家乡山水的养育，赋予大兆兄宽广的胸怀，丰富的感情，诗人的气质和细腻的文风。我和大兆兄是温州同乡，同喝瓯江水长大，同怀对家乡的眷恋之情。大兆兄写儿时 in 梧埭上小学，写出乡间春天、夏夜、秋日、冬晨的记忆，引入入田园诗般的纯洁胜境；写在勤俭中学读书，“学校设在背靠青山绿水环绕的头陀寺里。山间清泉，树头初日，莘莘学子，朗朗书声”。无独有偶，我上中学时，学校搞教改搬到梧埭茶山五美园上课，那也是一座古寺。每个星期，我要沿着梧埭河畔的石径走两个小时路上山读书，和大兆兄感受同样的乡间景趣，古寺意境。难怪读大兆兄的文章，不知不觉就会被带到梦中的故乡，重回逝去的美好时光，眼前显现旧时不再的风物、人情、气息、色彩，教人心随，心动，心醉、神驰。

读大兆兄给去年“世界温州人大会”接待工作的建议信《乡酒、乡菜、乡曲、乡情》，看他开出的正宗家乡菜瓯菜菜单，看得我直咽口水。在温州人大会鹿城乡贤会上，大兆兄作为应